

论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现实诉求与改进策略

李秋生^{1a}, 李渭^{1b,2}

[1. 内蒙古开放大学 a.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
b. 社区教育学院(培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2. 陕西师范大学 教师发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教育改革战略背景下,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被赋予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随着机械化时代向智能化时代过渡,人的主体地位愈发凸显,加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与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诉求,需要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走向融合。以N省为例,通过对其融合发展的调研发现,融合不能只依托职业院校或开放大学自上而下办学实现。基于此,通过对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进行历史追溯,系统剖析二者融合发展的现实诉求,结合对N省实践的批判性分析,提出明确融合发展问题性质、打破传统办学思维束缚、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的融合优化路径。

关键词:社区教育;职业教育;智能化;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26)05-0074-06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在职继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问题在教育改革领域受到普遍关注。2014年颁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推动职业教育服务社区^[1]。2015年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用好县级职业学校、乡村成人学校、农村社区教育教学点,进一步推动农村社区教育发展^[2]。2016年颁布的《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多次从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社区教育体系建设出发,鼓励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统筹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4]。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是具有社会协同力的教育强国^[5]。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人工智能时代在教育改革“三融”战略背景下,明确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现实诉求与改进策略,是提升二

者“社会协同力”且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二、研究综述

关于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研究,集中在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路径策略等方面。一是关于融合发展理论依据的研究,陈新文和周志艳认为,终身教育理论、学习型社会理论、人本主义理论是推动两者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6]。姜汉荣从马克思主义需求论、教育与产业融合相关理论、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定位出发,讨论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问题^[7]。二是关于融合发展时代背景的研究。在宏观层面,张晓萱认为,二者融合发展是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8]。在微观层面,张连绪和苑大勇认为,院校转型发展是二者融合的现实需求^[9]。三是关于融合发展路径策略的研究。刘利俊和陈浊分析比较了国内和国外社区职业教育的主要开展领域,国外集中在促进基层治理、发展区域经济、服务弱势群体,国内集中在赋能乡村振兴、培育新乡贤、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10]。此外,

收稿日期:2025-12-30

基金项目:内蒙古开放大学2024年度科学研究项目一般课题“内蒙古社区教育体系融合研究”(编号:IMOU-GSR2424)。

作者简介:李秋生,内蒙古开放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社区教育、终身教育;李渭,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院教育领导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学院(培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社区教育、终身教育。

国内研究还表现为从省域和院校两个层面讨论融合发展问题。在省域层面,张红延以河南省为例,讨论了农村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问题,认为在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支持、体制机制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保障等方面存在问题,主张从健全法制、完善组织、加强保障等方面进行改进^[11]。在院校层面,卢亚彬和韩联聚焦中职校转型发展问题,提出通过提高认识、课程开发、科研引领来推动中职校转型发展,赋能职普社融通^[12]。

综合上述研究,基本涵盖了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对进一步深入探索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但存在四点不足:一是缺乏对二者形成发展的历史考察以及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对融合发展内在需求的分析。这使对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必要性理解深度和把握高度不够,制约了实践中二者融合发展的全面深入推进,限制了教育强国背景下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二是现有研究多着眼于讨论二者融合发展对职业教育的意义,缺乏从社区教育视角讨论融合发展问题,视野不够开阔。三是对融合发展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刻。多数研究只是从职业院校与社区教育办学角度讨论其融合发展问题,重复性研究较多,有必要跳出这一思维模式,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讨论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四是对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模式关注不足,集中在对个别院校或地域单一模式的探讨。基于此,通过对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探源,探讨当下二者融合发展的现实诉求,并以N省为例,讨论其融合发展的主要做法与改进策略。

三、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现实诉求

(一)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各自独立发展是机械化时代的产物。从世界范围来看,机械化时代对教育体系的重要影响之一是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出现并受到重视。“传统农业经营是由家庭、家族来完成,知识可以代际传播,无需正规教育;与生产相适应的家庭聚集在一起,经常共进晚餐和举行假日活动,在城市里生活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人们的就业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新的职业模式要求教育和职业训练与之相适应,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13]。由此可知,社会分工的细化使教育与工作生活相分离,人们需要在专门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以便为将来的工作生活作准备,职业教育应运而生。对于社区教育与机械化时代的关系,可以从亚当·

斯密关于国民教育的论述中找到线索。他认为,在机械化时代,除少数人以外,大多数工人赖以谋生的职业都是极为简单和单一的。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在从事这种简单的工作,那么他的智力、身体、精神的发展都会受到限制。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也就不需要他发挥才智去解决这些困难,也就逐渐丧失了努力的习惯。在简单的重复中,他的精神处于一种无感觉的状态,身体的活力也被这种单调生活毁坏了。产业工人对特定职业所拥有的熟练和技巧,是以损害他的智力、精神、身体获得的。在一切文明社会,对于劳动分工的不利后果,政府都不应置之不理,由此提出发展国民教育。在未开化的社会,国民教育是不需要的,因为在未开化的社会,由于没有劳动分工,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多种多样的,他不得不发挥才智去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困难。尽管从社会总体上看,职业种类不多,但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多种多样的,而文明社会则正好与此相反^[14]。尽管亚当·斯密这里使用的是“国民教育”,但从其内容可知,反映出社会分工下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人们既需要为将来工作生活作准备而接受学校教育,也需要从避免社会分工造成人的异化或者说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出发,促进人的终身学习。人的终身学习需要显然不能只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满足,社区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把教育与社区生活紧密相连。在此背景下,社区教育出现并逐渐受到重视。从上述分析可知,在机械化时代,开展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为了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后者是为了防止或抑制大工业生产对人的异化,目的与初衷不同,决定了二者的发展是各自独立的。

在智能化时代,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三者逐渐融为一体,生产表现为程序指令控制下自动执行操作过程。一方面,智能技术对产业和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为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基于教育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关系,智能化时代的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具有融合发展的必要性。教育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关系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人的视角来说,是指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功能随着生产工具的变化而变化;从教育方面而言,就是在生产工具发展的不同阶段,教育要培养出具有不同功能的人来。

从人的视角来说,在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因发展人的主体性而走向统一。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一方面,人的职业关系由机械化时代

的科层制走向扁平化、网络化、融合化,社区也由“小区”向“共同体”迈进;另一方面,人的工作与生活走向统一,这些变化会进一步影响不同类型教育间的关系,即影响教育的内部结构。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除“育人性”这一共有属性以外,它们作为一种跨界教育,分别具有“职业性”“社区性”特征。在机械化时代,各自独立的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也有必要考虑如何走向融合,以使人的工作与生活走向统一这一潜在趋势,由理论走向现实、由局部走向整体、由表层走向深入。总之,智能化时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要求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走向融合。

从教育方面而言,一方面,培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培养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未来也可能成为专家和知识分子。对于这两类人才的培养,需要职普融通,但也需要职普融通背景下的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就我国而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过度强调理论知识,学生的职业意识、务实精神、创新能力欠缺,在限制了学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技能型人才培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以技能训练为主,职业性强,教育性弱,产教脱节。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一方面能够为各类人才提供更为广阔的实践场域,推动理论与现实对接;另一方面,在智能化时代,人“学而习,习而学”的终身学习需求要求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走向融合。例如,加拿大的社区学院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融为一体,所开设的课程从当地需要出发,注重培养人文素养,为当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5]。

(二)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

202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要实现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形成满足全民终身学习需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16]。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作为从不同视角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两种教育类型,其融合发展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畅通了渠道。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聚焦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推动职业教育的开放跨界^[17],客观上要求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首先,聚焦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以及非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应聚焦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是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各要素依据一定的机制组合而成的整体。具体而言,它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内

各类型、各层次职业教育学校系统和培训系统组合而成的整体。依托社区开展职业教育是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效方式,开展与职业相关的教育和培训也是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由此也决定了需要把社区教育纳入其中。其次,对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强调,需要二者融合发展。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需要其由传统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办学格局转变。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并不是一味地强调职业教育独立发展,而是主张职业教育在遵循自身育人逻辑的前提下,走向多元融合、各取所长,与其他教育类型共同服务于全民素质提升。“职业的对立面既不是闲暇,也不是文化修养。它的对立面,在个人方面,是盲目性、反复无常和缺乏经验的积累;在社会方面,是无根据地炫耀自己和依赖他人过寄生生活”^[18]。从杜威的这段话可知,职业的对立面不是生活闲暇,而是人不会通过职业发展自己,由此也决定了职业教育是对所有人开展的“面向岗位、面向职业、面向生活”的教育,职业教育的这一类型特征表明社区居民是其重要教育对象,但职业教育也不能代替社区教育,因为它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是交叉互补而非替代互斥,二者融合发展能够更好地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赋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最后,推动职业教育的开放跨界,需要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长期以来,习惯把院校升格作为解决职业教育“断头教育”、促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主要方式,但这样易导致职业院校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跨界性决定了任何具有一定资质的主体都可以成为职业教育的提供者,其中自然也应包括社区教育。例如,美国或加拿大的社区学院、日本的公民馆、北欧的民众学校等既是各自社区教育的主要形式,它们所开展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职业倾向教育,也使其成为各自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职业教育如何实现开放跨界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三)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与职业教育融合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赫钦斯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为基础,决定以构建学习型社会为核心重建整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强调教育的社会更新职能。赫钦斯的学习型社会理论强调服务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功利性特征明显,对人的主体性关注不足。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哈钦斯学习型社会理论的影响,着眼于从人的发展谈学习型社会创建,提出发展终身教育。社会

主义的国家性质,加之目睹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危机和中产阶级的衰落,我国既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构想,更强调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满足。在教育强国背景下,提出要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建设学习型社区。由此也决定了我国社区教育要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区发展作为根本宗旨。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有助于社区教育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区发展。一是有助于为社区教育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相较于社区教育或终身教育,职业教育的政策法规更为系统全面,其中多处提到鼓励职业教育突破学制的界限,服务社区,推动构建全面、开放、包容的终身教育体系。二者融合发展有利于社区教育借力职业教育,拓宽自身发展空间。二是有助于社区成人教育的发展。当前社区教育老年人和儿童参与多,成人参与较少,这也反映出社区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组织形式等方面与成人学习需求存在差距。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有助于社区教育借力职业教育,更好地满足成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提升社区教育的可及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变化,德国社区成人教育和行业协会举办的职业教育各取所长、相互继替,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的发展,提升了国家社区成人教育的整体水平^[19]。德国社区成人教育的经验表明,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是改善社区教育中成人参与不足问题的重要举措。三是有助于健全社区教育体系。社区教育的教育内容包含职业教育,但社区教育所开展的是具有社区特色的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社区性等特征,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有助于健全社区教育体系,促进社区教育多元化发展。

四、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在现实诉求的驱使下,不仅在理论层面引起普遍关注,在实践探索层面,各地也因地制宜,探索推动二者融合发展,以N省为例,融合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

一是通过职业院校和开放大学合并重组,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开放大学与职业院校合并后,充实了职业院校办学力量,成为职业院校的一个部门。就社区教育而言,仍是由被合并后的开放大学主导开展。合并后的职业院校和开放大学结构较为松散,开放大学的自主权受到限制,固有的系统与资源优势发挥受限,不仅限制了当地社区教

育的开展,也使二者的融合流于形式,未能实现课程互设、学制互通、学分互认。

二是独立的职业院校发挥社会服务职能,以送教进社区的形式,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这种形式对于社区教育具有直接促进作用。通过深入社区,也使职业院校能够及时根据社会需求,调整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总体而言,这种模式下的二者融合发展,仍是以自上而下为主,难以做到常态化,“送教进社区”与社区生活相脱嵌,未能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的相互促进。

三是独立的开放大学通过委托办学,在职业院校设立社区教育教学点,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这一形式充实了社区教育的办学主体,但各教学点重视程度参差不齐,办学方式有待创新,仍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开展社区教育,社区教育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未能真正实现二者的融合。

上述三种形式存在的共性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不能只依靠学校教育。无论是开放大学,还是职业院校,都属于学校教育。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区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显然无法满足上述需求。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需要职业院校或开放大学先试先行,但仅仅依靠院校推动二者融合,易导致其融合发展停留在表层,融合程度参差不齐、结构松散,不能很好地满足人的终身学习需求。由于单纯通过自上而下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课程、教学、组织管理等都是沿袭学校教育的办法,居民参与主体性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与受教育对象的工作学习生活联系不够紧密,对人的需求满足的適切性和持续性存疑。二是当前实践层面的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不是从职业教育或社区教育整体发展出发,只是聚焦办学,这与职业院校或开放大学自身的发展局限性有关。聚焦办学对二者融合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始终囿于以学制为基础的职业院校或开放大学的类型、结构、级别等要素。智能化时代对技能型社会、学习型社会的迫切需求,需要跳出学制,从职业教育或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出发,审视融合发展问题。

五、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改进策略

(一)明确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问题的性质

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首先要明确该问题的性质。二者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它是手段还是目的。如果把融合发展看作手段,则主要是

为了解决当前两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其是社区教育发展受限的问题。如果把其融合发展看作目的,即视为对整个教育体系重新进行系统设计与规划的重要环节,即以二者融合发展为关键节点,赋能“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当前政策领域把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作为建设技能型社会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既是把二者融合发展理解为目的,在实践层面,也应把二者的融合发展纳入“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中,重视并发挥其独特功能价值,推动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

(二)打破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思维束缚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需要突破观念束缚,破除“学制”导向,进而构建开放、包容、全纳的终身教育体系。当前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主要聚焦办学体系建设,这是传统学校教育办学体系建设做法的延续,在精英教育阶段和大众教育阶段具有合理性。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提出,对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不能只聚焦于办学体系的融合发展。在智能化时代,人的工作生活逐渐融为一体,主体性教育或教育的育人性正在重新为大众所理解与接受。教育发展人的主体性,不能只依靠传统的学校教育或局限在学校教育办学模式下的职业教育或社区教育。充分发挥居民主体性,自下而上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成为历史必然。

受学校教育体系观的影响,把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等同于职业院校和开放大学的融合发展,本质上是混淆了体系和学制的概念。体系与学制不同,学制从属于体系。体系聚焦教育发展问题,从宏观层面组织设计教育内部各要素组成有机整体。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各自的跨界属性,决定了它们的融合发展与传统上学校教育办学体系建设有本质不同,也决定了二者融合发展不能只聚焦于院校间的融合,而是应从体系着眼,从重塑工业化教育体系以及赋能“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出发,推动二者融合发展。

(三)培育学习共同体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社区学习共同体形成。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内涵可知,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习团队,更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意识与能力。不是所有人都会自觉地向往自

由,也不是所有人都致力于获得与自由相伴而生的理性^[20]。社会的、科技的或科层系统的合理性不是基于人的理性与自由构建而成的;相反,人的理性与自由很容易为这种合理性所扼杀^[21]。需要重建理性,发展人的主体意识与能力,赋能社区学习共同体形成。当前很多居民知晓终身学习的必要性,但又不愿意“学习”。居民的这种矛盾态度,也表明需要通过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引导居民把自身学习需求付诸实践,发展交往理性。因为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型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现代化转型,也包括人与人关系的现代化转型,人与人之间走向互为目的、互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关系。这种主体间性关系要求现代居民具有一种超越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交往理性。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适应了现代人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客观趋势,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为发展居民交往理性、推动社区学习共同体形成搭建了多元平台。

六、结语

社区学习共同体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自下而上融合发展。当前二者融合发展以“自上而下”为主,成效明显,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自上而下”融合发展模式,存在居民主体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较为薄弱、地方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需要通过培育学习共同体,推动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自下而上”融合,最终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发展的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 [1]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EB/OL].(2014-06-16)[2025-10-1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406/t20140623_170737.html.
-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15-05-31)[2025-10-16].https://www.gov.cn/xinwen/2015-05/31/content_2871051.htm.
- [3]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6(9):44-48.
-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 [5]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EB/OL].(2024-09-10)[2025-10-16].<https://www.court.gov.cn/zix->

un/xiangqing/442551.html.

[6]陈新文,周志艳.大职教观下高职教育社区化发展的目标、挑战与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15):92-96.

[7]姜汉荣.功能综合体:县域职业学校的功能再构与路径探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9):82-87.

[8]张晓莹.职业教育如何赋能基层社区教育?——以成都市龙泉驿区X街道为例[J].继续教育研究,2025(8):22-27.

[9]张连绪,苑大勇.社区教育与高职教育融合互动机制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职教论坛,2019(2):114-118.

[10]刘利俊,陈浊.社区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质量发展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J].成人教育,2025(4):85-93.

[11]张红延.学习型社会建设视角下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融合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20(3):60-64.

[12]卢亚彬,韩联.职普社融通共促中职校转型发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26):72-74.

[13]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下[M].潘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09.

[1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39-340.

[15][19]胡晓松,马超,贾宏志.当代社区教育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111,81-84.

[16]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EB/OL].(2022-04-20)[2025-10-16].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064.html.

[17]匡瑛.走出误区:深化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认识与行动[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28-40.

[18]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25-326.

[20][21]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94,187-188.

Practical Demand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Li Qiusheng^{1a}, Li Wei^{1b,2}

[1a. Depart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1b. Community Education College (Training College),

Inner Mongolia Open University, Hohhot 010010, China;

2. School of Teacher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itiative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between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has gained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s society transitions from a mechanized to an intelligent era, the centrality of human agency become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oupled with the dual demands of establish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ommunity education, there is a growing need to integr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Taking Province N as an example, an investigation into it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reveals that integration cannot solely rely on vocational colleges or open universities implementing top-down approaches.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tra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needs for thei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Province N's practices, it proposes an optimized path for integration by clarifying the nature of integration issues, breaking free from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paradigms, and fostering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communities.

Key words: Community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lligentiz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